

探悉張培元決定暫不理會伊犁方面的變故，繼續引軍東向。於是，紅軍為踐履盛世才之所約，迅即整隊開拔，對張培元部兜尾急追，窮追猛打，至此，張培元前有狼，後有虎，左邊是沙漠，右邊是高不可攀的天山，他被紅軍和劉斌所率的省軍困死在伊犁——迪化的這一條大路上，腹背受敵，前後夾擊，張培元是一條鐵錚錚的硬漢，他既不願降，又無從逃生，最後一計，便唯有拔鎗

自戕。張培元自戕身死，所部星散，祇有其中的一部份，由劉斌以伊犁警備總司令的名義，予以就地收編。盛世才、張培元之爭，就此宣告結束，而盛世才也解除了西顧之憂。張培元是甘肅人，服務新疆軍界二十餘年，南征北討，聲勢煊赫，誰也想不到他竟會落於如此淒涼的下場，令人不勝慨嘆。可是，證諸史實，張培元確是蘇俄侵略中國，中國第一員殉職將領，張培元在四面楚歌

聲中，不降，不走，決不向老毛子低頭，他的氣節和忠耿，實足使後世敬佩崇拜。
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蘇俄紅軍應盛世才因解決政敵，鞏固個人權位而請，浩浩蕩蕩，大舉入新。入新的紅軍番號是紅八師，其實祇有兩個團，其中之一由霍果爾斯入境，即為進逼張培元部的主力。另一個團由塔城開進新疆。兩路人馬，旋不久便在烏蘇會合。（待續）

胡適與陳衡哲

（選載）

劉詠嫻

胡適之先生早年會翻譯過唐張籍的「節婦吟

你知道我有了丈夫，

你送我兩顆明珠，

我感激你底厚意，

把明珠鄭重收起。

但我低頭一想，

忍不住淚流臉上：

我雖知道你沒有一毫私意，

但我總覺得有點對他不起。

我拭着眼淚把明珠還了，

只恨我們相逢太晚了。

他還譯過一首西洋詩人的詩「老洛陽」，收

在「嘗試集」裏，意思和「節婦吟」有點兒相似。士林相傳，都說這是表現他留學美國時對陳衡

哲女士的一段心情，雖好像是述而不作，却也「寄意遙深」呢。最近海晏無事，偶讀「留學日記

」（商務版）想看看胡先生的治學經過，思想變遷，并考察他在美時的私生活，無意中發現他和

陳衡哲女士的一條線索。
民六日記：

四月七日與叔永去普濟布施村訪陳衡哲女士

。於去年十月始與女士通信，五月以來，論文

論學之書以及遊戲酬答之片，蓋不下四十餘件，

在不會見面之朋友中，亦可謂不常見者也。此次

叔永邀余同訪女士，始得見之。

在這段文字裏說明他們認識的日期，也看出他們未相識前的論學旨趣相合，因之書函往還甚

密了。可是在這部八百九十四頁的日記裏，竟尋

不出他們論學的文字和來往的詳細事跡，書信也

沒有抄錄，或係胡先生尊重旁人，特別刪去了，珍重的保存着……。

民五日記

十一月十七日記「陳衡哲女士詩」：

月

初月曳輕雲，突隱寒林裏；不知好容光，已

印清溪底。

風

夜聞雨敲窗，起視月如水；萬葉正亂飛，嗚

颯落松子。

叔永以此兩詩令胡猜為出自何人手筆，胡適

答曰：「兩詩妙絕，『風』詩我三人（任楊及我

）若用氣力尚能為，『月』詩則絕非吾輩尋常蹊徑。……足下有此情思，無此聰明，杏佛有此聰明，無此細膩，……以適之邏輯度之，此新詩人

其陳女士乎？」叔永來書以為適所評與彼所見正同，此兩詩皆得力於摩詰。摩詰長處在詩中有畫意，此兩詩皆有畫意也。

十一月十七日，據胡先生民六所云：「去年十月始與女士通信」為時不過月餘，那時還不相識，竟能對陳女士的詩一猜便中，也許讓人驚為奇跡，加以懷疑了。

但，民五日記十月二十三日有「答陳衡哲女士」一則：

「女士答吾徵文書曰：『我詩君文兩無敵』，（此詩贈叔永詩中語）豈可舍無敵者而他求乎？」吾答書有：「細讀來書頗有酸味」之概。女士答云：「請先生此後勿再『細讀來書』，否則『發明品』將日新月異也，一笑。」吾因以此寄之。

不「細讀來書」，
怕失書中味。
若「細讀來書」，
怕故入人疑。
得罪寄信人，
真不得開交。
還請寄信人，
下次寄信時，
聲明讀幾遭。

可知陳女士於任叔永處得知胡先生，且常見其詩文；胡先生亦因叔永之介紹，常常見到她的作品。因此，雖通訊未久，對「月」「風」二詩一猜便中了。此外，兩人通訊不到一月，像「十月二十三日日記」中那種有風趣的文字，或者有人也覺得「其中原委並無線索可尋」。

人也覺得「其中原委並無線索可尋」。

「留學日記」中還有和陳女士有關的兩條：

一、民五、十一月十日「寄陳衡哲女士」：

你若「先生」我，

我也「先生」你。

不如兩免了，

省得多少事。

二、民五、十一月三十日「再答陳女士」。

陳女士答書曰：

所謂「先生」者，「密斯忒」云也。

不稱你「先生」，又稱你什麼？

若果不照辦，老從主人理，我亦不應該，勉強「先生」你。

但我亦不該，就呼你大名，「還請寄信人，

下次寄信時，申明」要何稱。

適之答曰：

先生好辯才，駁我使我有口不能開。

仔細想起來，呼牛呼馬，阿貓阿狗，有何分別哉？

別哉？

我戲言，本不該。

「不再寫信」，請你不用再疑猜。

隨你稱什麼，我一一答應響如雷，決不敢再駁回。

除掉這，再也尋不着這兩位一代學人的事蹟了。只有民五、十二月二十日，「打油詩答叔永

」，詩內用「榨機」二字，註曰：「榨機二字陳女士初用之」。又民六、二月二十三日，「記燈

謎」：「陳女士有謎云：（英文字母）詩「宛在水中央」一說是英文的 Water。」遍查全書，

還是得不到結論，究竟胡先生翻譯「節婦吟」「老洛陽」，是不是對陳女士一段心情呢？只能說

「士林相傳」如此。（摘自海風）

請購存內容精彩百讀不厭的：

中外雜誌合訂本

第一卷平裝三十五元精裝五十元

第二至四卷平裝每卷各四十元精裝每卷各六十元

第五卷平裝伍拾元精裝柒拾元

▲▲臺北市區讀友購買中外雜誌合訂本及訂閱中外雜誌請撥電話七七二四八〇立

即派人先送書到府再收取訂費。